

## ※何定生教授紀念專輯※

# 想念父親：何定生教授

何光慈、何念貽\*

父親。

想起父親。

原來父親已經走了四十年了。

但是想到父親似乎像昨日一樣清晰。（何念貽）

一

## 何光慈

日子如飛而去，父親離開我們轉眼已經三十九個年頭。許多回憶往事，隨著歲月的流失，有些不是那麼鮮明了。但是有幾件事就像進入我的組織裏，成為我的性情，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，不知不覺地表現出來。其中一件事就是「喜愛學生」，花費他自己在學生身上。父親在許多事上堅持自己的看法，包括做學問、研究經學、分析事理。但是對待學生的事上而言，他是非常放下身段。喜歡招待學生來到家中，吃吃飯、聊聊天。高興的時候，唱幾首歌（父親的聲樂有一定的水準）給眾人聽。無論中、英文歌曲，都獲得滿堂彩。學生都樂於親近他，我們孩子也都沾光，常常也被帶著遊山玩水。沒想到長大了，在我教書生涯中，不知不覺地將兒時歡欣的情景，投射在自己的學生中間。我真的喜歡與班上的學生打成一片。我相信教學與學生生活融合在一起，是美妙的，是很有影響力的。如今我退休了，我仍然常與一大堆學生在一起，他們是我的喜樂。另一件在我生活中成為重要部分的就是

---

\* 何光慈，何定生教授長子，臺北市長安國中教師，今已退休。何念貽，何定生教授長女，今於美國紐澤西州報社擔任會計。

我的信仰。我感謝父親將這樣一位神帶給我，他自己的生活的也成為一個榜樣，我知道我與父親是在同一個屬天國度裏的子民。(2009/12/08)

## 二

### 何念貽

父親曾和我約定：有一天，會把他的故事都告訴我，讓我寫成一本書。他替我取個筆名：「學而」，他說這話時臉上的興奮之情，至今仍在我眼前。每次談到過去的種種，他總是一句：「以後再好好地說！」可惜這只是我們之間的一個夢。父親去世時我十九歲，來不及等到他以為我可以寫這本書的資格。傳道書上說：日光之下並無新事，已過的世代無人紀念，將來的世代，後來的人也不紀念。我並不能抓住他的過去，也許就是主的美意，因為人的一生不論高低起伏，全在祂手中，無非是藉這有限的生命來彰顯裏面那被神變化的無限生命。

想起父親，從小時候的記憶片段，知道的事實：父親生長在一個大家庭，祖父因慈禧一句：「你辦事，我放心。」成了家族中很大的榮耀和驕傲，也因而他專心政事，家中便力不從心了。子女十五人（十男五女），祖母善烹飪，負責全家伙食，全家百餘口人，開飯要敲鑼，因著她的忙碌，親生子（父親）反而得不到照顧。父親先天體弱，後天為五斗米折腰，過度勞累，一生為病所苦。幼時常在飢餓中，老時常在病痛中，啊，這就是父親！

父親排行老五（男），甚得祖父喜愛，因為家中只有他愛讀書，其餘諸兄、弟，高中畢業就滿足。關於父親愛讀書的故事，最常被人提說的就是年幼時，天沒亮就要出門去學堂，有親人妒忌他，常暗中整他，有天清晨偷偷跟著，趁著路上沒人，就把他推進河裏了！祖母常常不放心，偶而會暗中跟一段，那天正遇見這事，忙呼叫人來才把他救了。父親一生幾乎沒有一日不讀書，涉獵甚廣，可說學識淵博。祖父曾想將家業傳給他，這反而把他逼得離開家，終生都沒能再回去。我想很重要的原因，父親琴棋書畫樣樣精通，是個情感豐富的書生和藝術家，但對於大家族之間的瑣事，兄弟間的種種，他甚至不屑去理會，更不用說得有點手段來掌控管理了——他決不是政治人才。甚至可以說，因為他對學問的追求，使他對人際間的來往有些疏忽。他就讀中山大學時，諸多學術界前輩對他十分賞識，後來他隨著敬

佩的顧頤剛師去了杭州，以後進了燕京。大概這是父親一生中最隨心所欲的日子吧（當然細節我都不清楚）。到了臺灣，他先是就職於林產管理局，後來遇見傅斯年先生，他對父親是賞識的，拉他進了臺大。可惜，傅先生去得太早！母親曾回憶說，因著傅先生的突然故去，父親難過了好久都食不下嚥、夜不能成眠，以致父親後來的路十分不順與孤獨。

然而，影響父親後半生最重要的就是他信了主！那是民國三十六年，他在燕京的一位同學（王美蘭）很熱心地傳福音，於是母親在北平寬街，小群聚會所受浸了；第二天，父親也受浸了，後來他們就來臺灣開始了新的生活。父親年輕時，中國的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都精，有了信仰後最大的改變，就是從此不讀《易經》，因為《易經》有算命的成分，基督徒不必也不能去算命。記得有一位弟兄曾說過一個比喻，真好！他說人就像小溪流中的一片枯葉，要算它（枯葉）的命，太容易了，因為它是死的，不過隨流飄著罷了。溪流往哪方向，這枯葉就往哪兒去。但若在溪流中有一條魚，你卻不能算牠的命，因為牠是活的，牠不會隨水流走，牠可下可上，除了神無人可測度。

父親年輕時曾隨著一位義大利聲樂家學唱歌，這嗜好終生不變，常在課堂上小露一手，許多學生後來回憶父親，都不會忘記他的歌喉。這方面哥哥得了他的真傳，他曾教導哥哥如何「用丹田發音」。父親常唱《聖經》中的詩歌，以致我還不識字以前，就會背好幾首，因為他每天晚餐後都會唱幾首，就像放唱片似的，我天天聽就背下來了，當時並不懂他唱的是什麼，直到幾十年以後，遇到了一些難處，有一天上班時，忽然想起其中一首：〈一直走十架窄路〉，居然能把整首一字也不差的全背出來！如同他還在我耳邊唱一樣！這時我忽然懂了這首歌的內容。父親那時的心境我完全體會，他的經歷正是我如今的經歷，多奇妙。

父親對學生是熱情的，時常邀他們來家裏或茶點或包水餃，那時似乎也是他最開心的一段日子，有幾位親近的學生簡直就像家中的一分子。有一次同學們來家裏開辯論會，把家中小客廳擠得爆滿，我在小角落看大家你來我往地辯論著，討論什麼題目我是忘了，但那熱烈的氣氛卻不能忘。還有一次，父親在浴室被碎玻璃（好像是某扇窗戶被颱風吹裂了）扎到腳了，當時血流如注，很嚇人！我們替他紮住正要送醫院，這時有位學生來了，記憶中好像是為了成績吧，他說著說著……，久久不肯離去。只見父親把腳高高的擱在一張椅背上，很耐心地聽著。他竟然完全沒有看見父親流著血的腳，那情景令我深刻到不可能忘記。

我的童年是貧窮又幸福的。因為那時臺灣的經濟尚未起飛，大部分的人家生活並不富裕，物質上的缺乏反而使我們在許多小事上能單純地喜悅。家中終於買了一臺小土冰箱，裏面分二隔，上層得放一塊冰。於是早晨我們去巷口「冰店」（只是賣大冰塊的店，後來電冰箱普及後，這種冰店就被淘汰了）看老板用電鋸把大冰塊切成各種不同尺寸，我們花五毛錢買最小的一種，這就可以用到黃昏，當只剩下薄薄一小片時，父親用大刀剝成小碎花，倒一點糖水，吃冰啦！

每年的暑假聯考是多少學生、家長緊張的日子，但卻是童年的我很期待的日子。因為父親會去改考卷，回來的時候就會買冰棒回來。那時期，臺大福利站出售一種冰棒，說是用他們農場的乳牛的牛奶做的，香、純、濃，是記憶中我吃過最好吃的冰棒，它有花生和紅豆兩種口味，因為比街上的冰棒大也貴，平日是不會去買的。還記得當那一天父親回家，手上拿著一個方方的紙包，笑著說，打開看看哪！我急忙打開，哇！四根冰棒！問父親道：「那兒買來的？怎麼會去買冰棒呀？」他說：「知道它好吃呀！」「怎麼會有錢呀？」我知道父親的零用錢都是母親給的，平常，他不大花錢，身上也常不帶錢。他笑著說：「改考卷有錢呀。」於是，我太喜歡他去改卷了，知道他去閱卷的日子，一定要送父親出門，看著他騎上腳踏車，小聲問一聲：「爸，今天有沒有冰棒？」他微笑地揮揮手，漸行遠去。黃昏，算準了他回來的時間，一定到門口去等，直等到他的身影出現在視野內，就歡喜得不知怎麼形容。改卷子只有一個月，那真是最奢侈的時光。我也很知足，除了這一個月，我絕不會要求；以致每年都期待這段日子的來到，那冰棒在我記憶中是那麼棒。說到父親的腳踏車，那可是我們家的交通工具。父親上課騎著它，小時候接送我們也是騎著它，總是哥坐在後面我坐前面，那時我會嘰哩呱啦和他講東講西，快樂得像小鳥。他總是在我耳邊溫柔地回應著，不論到哪兒，這段路是多麼溫馨有趣呀。一直到我上了中學以後，父親身體又不好，就不再騎了，我還真想念這段腳踏車的歲月。

提到父親的零用錢，很有趣的記憶是：父親只愛買書。但是家中實在太多書了，可用泛濫成災來形容，連廁所都有好多書，而且大部分是線裝書，真的很難伺候。臺灣氣候太潮濕，書都會發霉，還會長蟲，每年都得拿到院子去曬，這真是大事！當然我和哥只是好玩湊熱鬧，主要是母親的事。真的很麻煩，每本得檢查，擦乾淨後，再依序放回去，因為太多了，非得弄上一整天，母親常抱怨。尤其是那些被書蟲蛀空的書，外觀還是好好的，一打開簡直像紙雕，那些不同的紋路，有些還

可算有型，當然這是指那些剛開始蛀的書，但這時也常會看見書蟲，因為怕還真不敢殺掉牠，只有拚命地往地上摔，以為可以把牠們趕出書去。若是蛀空的，一打開全成粉啦，更令人發毛！父親就會感嘆：「多可惜呀！」母親說：「這些古書誰還會去看呀？管理又麻煩，有誰要送人吧！」正因為母親常抱怨書多，父親若想買書，母親可是不太高興。父親因此常開玩笑說母親是秦始皇！其實她只是嚷嚷，並沒有真的丟過，但要是當面告訴她買書，她一定反對！所以父親只能偷偷拿給我書店的廣告和錢，我下課便順道在衡陽路、重慶南路替他買回來。這成了我們父女的小祕密，因為只要我在家的時間，一定待在父親的書房，既方便休息，還可以用書桌寫功課，所以母親不會發現。父親不大出門，平常都把錢順手夾進書裏了，以致父親過世後，我還在他常讀的書中發現一些錢，都被壓得像新鈔一樣。後來母親真的把書全捐給學校了。

父親說基督徒不過年，不過任何節日，就是說中秋那一天不吃月餅，端午那一天不吃粽子，但是前、後天都可以吃，表示不與世俗相同。但是過年我還是很開心，因為母親會預備許多食物，那時過年真是大事，從初一至少到初五不開市，沒得菜買，非得存一些，所以是家中從來不曾有的「豐富」，真令人開心！但是同時有這麼多食物的情景，也是一年才一次而已。記得父親告訴過我他家鄉的一個小故事，有戶人家實在太窮了，常常吃了上餐沒下餐，家中有個小兒子，每天一早就是去看米缸，如果裏面有米，那怕只有幾粒米，他一天都開心，如果一看是空的，他就哇哇大哭！比起他我多幸福呀，至少家中不缺米，事實上每月都有糧票、配給米和鹽。父親是員工票，母親是中口，我和哥是小口，每逢運糧日，家家戶戶跑出來憑糧票領取，有時鹽吃不完，下個月就可以把票賣了，兌換其他東西。後來糧票取消折算錢，就再也沒有運米和鹽這有趣的活動了。父親還告訴過我另一個小故事：他的家因是大家族，過年都有類似流水席招待鄉親，以慰一年的辛勞。因為人實在太多，家中便印製食物票，憑票取食物。忘了那一個兄長家中的小朋友，因為食物太吸引人，他吃了又吃，反正沒人管，大人都忙也真管不了。直到黃昏，家人才發現他不見了，最後分頭去找，在一個牆角發現他直挺挺地站著，原來吃到不能動了，當晚，這孩子就死了，真是撐死的！父親講這故事，提醒我們克制自己。事實上小時候吃飯，都是父母替我們揀菜，父親常說：「看菜吃飯。」我們不能隨心所欲要吃什麼或不吃什麼，所以我們也不偏食，有吃就高興了！過年那二天當然碗內豐富許多，後來生活水準提高，就漸沒有過年的味道了。那時我家隔壁是林教

授，他們家很有錢，家中竟有一臺電冰箱！他們全家對我很友善，有一次我到他家，他們用可可粉做成小冰塊請我吃，我像個土包子似的，這才恍然明白，所謂有錢人家究竟有什麼不同。

當時還沒有電視，父親和我最大的娛樂就是收音機，週末的廣播劇，丁秉燧主持的猜謎晚會，還有小說選播等。記得有一個颱風夜，外面是狂風暴雨，我和父親圍著那臺老式的大收音機，那晚正是宣布聽眾票選小說《紅樓夢》的角色，當時停電，我們點著一根小蠟燭，微弱的燭光中看見父親的表情，既悠閒又期待，早幾天他就曾和我討論過什麼角色應該什麼聲調合適，很少看他那麼輕鬆，對《紅樓夢》就有了份期待和著迷。以後和父親一邊聽，一邊對照著書，廣播當然有刪去一些，而且角色後來都有改變，不過就這麼看和聽完了第一遍，後來不論再看多少遍，總覺得和父親聽廣播的這一遍最精彩。父親說故事也是一流，從小到大不知道聽了多少，他像是一道流不盡的水龍頭，任何時間都可以應我要求說一個故事，因為說得太精彩了，我好奇他怎麼知道這麼多？等我漸長才發現，父親是把許多名著用這方式介紹給我了。比如說我後來讀到《白話聊齋》，驚奇地發現，哦，這不是父親說過的嗎？再回味一下，父親講的簡直更精彩百倍！因此我常想，如果父親還活著，將他的口語故事錄成帶子，相信會是最受歡迎的床邊故事。

父親很會燒菜，也許是廣東人愛吃、會吃，也會燒菜的特性，只要知道今天父親下廚，我們簡直會拍手歡呼，因為母親燒菜是父親教的。父親常會變化，有一次他把絲瓜切碎，用少許麵粉煎成絲瓜餅，好像很簡單，卻是有著不能形容的美味，後來母親也做過幾次，總不是那味兒，沒有人能做出父親的味道來。有一次父親忘了喝牛奶，那是臺大農場的鮮奶，早期只有臺大員工可訂，下午發現牛奶酸了，父親說沒關係，來做牛奶餅。他做的牛奶餅酸甜香濃，全家人搶著吃，簡直是天上的食物。若要求父親再做，他便故意等牛奶變酸。直到如今有時發現牛奶過期了，便如法泡製做成牛奶餅，不過總沒有父親做的好吃。雖說不過生日，但我記得小時候有一年我生日那天，眼睛長了針眼，父親讓我用很熱的硼酸水蒸氣燻，直燻到水冷了，他端來一碗麵，不只是陽春麵加點青菜，上面還臥個蛋！哇！真是快樂得不能形容，當時很得意地看著母親和哥，什麼不舒服都沒了，那碗麵簡直不捨得吃掉。多幸福的生日！

父親的手巧，小時候學校放風箏，小朋友都是買的，只有我的是父親親手做的。我還清楚記得他是如何用線捆綁小竹子，紮成整個風箏，再糊上白綿紙，畫了

個白雪公主。我的風箏最出色、最特別、最吸引人，可惜當天飛得太高，最後斷了線，再也回不來了，我哭得好傷心，父親說以後再做嘛！但後來竟沒有機會再做了。有天他看我喜歡報上的漫畫，那時《中央日報》有〈白朗黨的故事〉，我喜歡替他著色。他說何不剪下來，貼成一本專集？於是他教我剪貼，漿糊也是自己做，等集成一本，他教我用小錘子扎洞，以大針、粗線，按古書的裝釘方法縫起來，真是又美觀又堅固，然後找一張喜歡的月曆當封面，於是一本自製的《白朗黨》就完成，真是太有成就感了。

我從小就在教會長大，可是上了中學，因為功課不好，總覺得沒面子，就不想去了，可是只要父親說，我們去聚會吧，我真喜歡和父親一起走路去聚會的感覺，因此每次都是歡歡喜喜地跟著去。那時受浸要先經過談話，看你對主是否是清楚的相信，父親暗中替我報了名，那晚他對我說：「走吧！我陪你去，說不定你還考不過呢！」我乖乖地握著他的手跟他到了會所。「考試」雖過，受浸得另安排日子，日子到了，我又鬧彆扭不肯去。吃過晚餐，父親對我說：「我們去吧。」記得那晚月色特別清，父女倆親近地踏著月色而去。父親因身體緣故，常常晚上都是半躺臥在房間，或做學問、或休息。但他可以為我的任何事情，沒條件地陪著我，於是我歡喜受浸了，至今已四十多年，那日的情景卻鮮明如昨日。我多麼感謝父親，因為他知道人的一生有生離死別，有時間空間的各種限制，只有神沒有時空限制，父親這一刻可以陪著我，但他可以陪多久呢？那是誰也沒有把握的。父親把我帶到神的面前，是他可以給我的最好的禮物，讓我一生受用不盡。因為了解父親的愛，我也把女兒帶到神面前，如今女兒已是 MGH 的住院醫生，父親如果活著，當會多麼地欣慰啊！

應當說些姑姑的事，因為她是我們在臺灣的唯一親人。姑姑排行第三（女），所以我們叫她三姑，三姑常得意地對我說，她和父親是家中的金童玉女，因為只有他姊弟倆喜歡讀書。父親讀燕京的時候，她去投靠父親，也進了燕京女子學院。後來她回到家鄉結婚，姑丈家是首富，姑丈長得高大白晳很體面。那時她真是風光，娘家的名聲、婆家的財富，加上她的學歷，婆家人人都尊敬她，她是什麼都不用做的少奶奶。她每回憶那時的享受，「家中後花園有池塘，養了不少魚，每天想要吃那一種，就坐船自己去選，工人們就打撈起來現煮」，真是無限滿足。姑姑生了三名子女都有奶媽帶，誇張的說，最小的兒子幾乎不知道長什麼樣？共產黨來了以後，雖然她親眼目睹兄長們一個個被鬥死，但他們兩人天真地以為只要把財產捐出

去保命就成。有一天晚上一位佃農好心的通風報信，說：「明天就輪到你們了，今晚逃走吧。」他二人慌張地出了門，什麼也不帶，這樣別人才不會懷疑，也因著孩子和她不親，這時反倒容易了。由於他們二人平日待人好，所以佃農們也不忍心鬥他們，一路上甚至還有好心的佃農幫助，最後爬過鐵絲網被送到調景嶺。那是她一生最悲慘的日子，每回憶到此，仍不勝唏噓。後來經朋友奔走打聽，得知父親在臺灣而聯絡上，因父親作保才將她接來臺灣。父親又替她在某女中覓得國文教師職位，並有宿舍，於是再接姑丈來臺，姑丈學法律，並有律師執照，因此在同校教《三民主義》。姑丈是位沉默內向沒有太多經歷的大少爺，但是教教書，在家練練字，與人無爭，平靜過日子倒很合適。每年的寒暑假，三姑一定會來我們家，把她下學期的課本，讓父親從第一頁第一個字講到最後一頁最後一個字，整本書密密麻麻寫到沒一處空白。我對姑姑是又喜歡又討厭，喜歡是因她常講父親的故事，而且她是我們家唯一的親戚，她一來家中熱鬧多了，並且她還會帶來街上買不到的蜜餞。原來姑姑家有好的院子，許多的果樹：楊桃、芭樂、芒果等等，尤其楊桃樹，大到樹陰可遮蔽半個屋子，結的楊桃多到可鋪滿整個院子。三姑沒事就撿一堆，洗淨、切片，裝進大罈子中，用糖醃起來；芒果更是揀綠色未熟的，一樣用糖醃起來，那真是人間美味！我們百吃不厭。三姑做的天然原味又衛生，街上賣的有防腐劑，簡直不能比。討厭是因為她一直「霸占」父親，等到一本書講完，也就要開學了。所以我常一早醒來就先纏著要她給我講故事，父親的事多半是這麼知道的！可惜父親走得早，姑姑就不大北上了。等大陸稍開放，他們變賣一切回去了，後來哥還去家鄉看過他們，等哥回臺灣後，過兩天再打電話，竟然就已經去世了。雖然她也算長壽了，但想到她的種種，心裏不免還是有點哀傷。

弟弟的出生給父親帶來莫大的喜樂。尤其弟弟頭髮卷卷、眼睛大大、下巴尖尖，好像畫中的小童，人見人愛，父親因此有著老年得子的滿足、喜悅。更何況弟弟聰明，最為大家所知的，有一天父親要找哥，弟弟卻跑進來告訴父親：「在門口鬼鬼祟祟。」簡直語出驚人，那年他才三歲，竟可以把成語用得如此傳神。因為並沒有人教過他什麼，而且姑且不論哥到底在做什麼，他這形容都十分貼切。問題是他怎麼會這麼用呢？可見他遺傳了父親的聰穎，父親聽了簡直心花怒放不可形容。所以他對弟弟很特別，比如：上小學了，父親送他上私立，還包了輛三輪車接送他。弟弟遺傳了最多父親的優點，不但聰明會讀書，更有絕佳的音感，他並沒學過琴，但是只要拿一卷錄音帶放在鋼琴上，一邊聽一邊在琴上尋找那音，幾遍以後



他就可以彈出來了！聽過的人都誇他彈得「有感情」！總令人引起共鳴。這是天生的賞賜，這點我真羨慕他。他又有驚人的毅力。父親去世前幾年，胃口其差，天天想吃些什麼新鮮東西。每次一定買二份，一份是弟弟的，有時買來了父親又吃不下了，也是弟弟的。父親是絕對注意著弟弟的飲食，幾年累積下來，父親去世了，弟弟成了小胖子。於是他決心減肥，運動和少吃，他那份堅持和那驚人的持續，由一個被同學譏笑的胖子，成了不可思議的瘦子，甚至大學畢業是以最低四十五公斤底線去服役。他是家中最幸福也是最不幸的人，他享受家人都沒有的物質，但何其不幸，父親去世時他差一個月滿十歲，沒有父親的陪伴和教導，是多麼遺憾！當然，他是家中最會讀書（博士），也最有成就的（教授），不過想他一生走來，總是若有所失吧。父親若還在世，知道弟弟的這一切，會是多麼的欣慰啊！

父親因為常進出醫院，因此對其病本來不是那麼緊張，只是父親胃口差到什麼也不想吃，後來眼白都黃了，醫生診斷是癌，需要開刀，簡直是晴天霹靂，把我們嚇到半死。那一陣子簡直全家都亂了，大家食不知味，好像每天茫茫然，不知怎麼辦？除了禱告還是禱告。開刀的結果，醫生告訴母親，一打開全是癌，不能做什麼，就又合起來了。醫生預估只有三個月的生命，讓父親做些他想做的，意思就是預備後事吧。母親沒有告訴父親，只告訴哥和我，因為太害怕失去父親，使我們很親密地團結在一起，三個人每晚同心合意地禱告。父親出院了，學校知道這情形，就讓父親請一年病假。父親天天在家休養，三個月過了，父親精神挺好，雖然還得常回醫院檢查拿藥，但他漸漸康復的感覺，讓我們又驚又喜。一年過去了，父親銷假回去上課了，我們恢復了以前的日子。據說醫院還拿這 case 討論，覺得十分迷惑，不能解釋。事實是父親又活了三年，就在我們幾乎都要忘記這個事實時，神把他接走了，在他狀況算是最平穩時。不論醫生如何判斷，最後的決定是神。有一天父親感冒了，去醫院檢查，我忘了細節，某些原因需要輸血，父親輸過許多次血，所以我們也不以為意。誰也想不到，這次竟然會輸錯血，這是多麼大的錯誤！誰也不會相信，何況三年來父親出入醫院如家常便飯，和醫生護士都成朋友了，父親以前又是教醫學院大一的中文必修課，這些醫生都曾經是他的學生，應該格外親切而仔細，誰也沒料到竟然發生這種事，於是解毒針一打，父親的免疫力就更差了，沒多久日子，父親就過世了。父親雖是癌症患者，卻完全沒有一般人的那種痛苦，雖然我們瞞著他的病情，但他自己常猜想，可是他看見其他患癌症的病人，那痛苦的情景，不是言語能形容的！而父親幾乎是完全沒有痛苦的，這怎麼可能是癌？所以

父親一直在半信半疑間。他曾經告訴我，看到幾位隔床的患者，那麼痛苦地離去，連打針都沒有用。他說：「人多脆弱啊，只有臨到死亡才看到自己的渺小。」父親臨走那天，母親一直問他：「你會疼嗎？不舒服嗎？」他說：「沒有，我快樂地像在天。」父親就這樣閉上了眼，真是平靜安息地走。相信每個見過父親遺容的人，都能見證父親是真安息了！這時的醫生簡直不知如何填寫死亡證明，因為並不明白他死亡的原因？只能寫衰竭而自然死亡。

父親去世前還未退休，所以家中只有撫恤金（二十年而已）。那時我們三個孩子都上私立學校，龐大的學費是母親最頭痛的問題。奇妙的是每逢快開學前那個主日晚上，總有教會的弟兄們送來愛和關心的奉獻包，裏面的數字幾乎就是我們的學費，這種奇妙的經驗，一直持續到我們畢業。如今我們兄徒弟三人都成家了，雖不富裕卻是自足，母親已八十二，身體健康，每天早上都去會所晨興，生活有活力。想到這兒除了讚美，還能說什麼？在《聖經》中四十是一個受苦的數字，所以四十年後想念父親，我會想起《約伯記》；想到父親和我之間是多麼強烈的對比。以健康而言，父親多病，年輕時氣喘嚴重，何只夜不成眠，有好長一段時間，他只能坐著休息。年幼的我看著難過，巴不得我幫他呼吸，讓他躺下來睡一覺。而我從小至今，都是一覺到天亮，從不知何謂失眠。父親一生為病折磨，我卻能吃能睡，好像我們倆人把疾病和健康這麼不公平的分配著。以子女而言，父親多麼會讀書，而我不知怎麼，就是很糟，聯考又落榜，弄到簡直有學校要收留我就好了！那時我就讀xx學校，許多人說，該校名聲不怎的，怕我會變壞。父親說：「不怕，自己好就好。」父親對女兒的容忍竟是這麼無限。我自己有了女兒以後，深深了解為人父母的心腸，我真羨慕那些會讀書的孩子們的父母，他們是多快樂啊。我只准女兒用中文和我說話，因為我沒法和她用英文溝通。我自己考大學是名落孫山，榜上無名；女兒上大學卻是第一志願，現在當實習醫生也是第一志願，女兒不但英文好，中文也棒，我真是以女兒為榮！想來慚愧，我是那麼差的女兒，卻有那麼好的女兒。深深地謝謝父親，他將最好的祝福留給了我！（2009/10/29）